

72571/49576(9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7 1959

高士傳
孔林卮言

史拾遺聞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十一



史拾遺聞

高士傳



被衣

王倪

齧缺

巢父

許由

善卷

子州支父

壤父

石戶之農

蒲衣子

披裘公

江上丈人

小臣稷

弦高

商容

老子

庚桑楚

老萊子

林類

榮啟期

荷蕢

長沮桀溺

石門守

荷篠丈人

陸通

魯參

顏回

原憲

漢陰丈人

壺丘子林

老商氏

列禦寇

莊周

段干木

東郭順子

公儀潛

高顏觸

黔婁先生

陳仲子

漁父

安期生

河上丈人

樂成父

蓋公

四皓

黃石公

魯二徵士

田何

王生

摯峻

韓福

成公

安丘望之

宋勝之

張仲蔚

彭城老父

韓順

鄭樸

李弘

向長

閔貢

王霸

嚴光

牛牢

東海隱者

梁鴻

高恢 臺修 韓康

丘訢 矯慎 任棠

摯恂 法真 漢濱老父

徐穉 夏馥 郭太

申屠蟠 袁閔 姜肱

管寧 鄭玄 任安

龐公 姜岐 荀靖

胡昭 焦先 高士傳 終

史拾遺聞 高士傳

晉 皇甫謐著 明 吳弘基 全閱 郎斗金

高士傳序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

史班遺傳 高士傳
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畧。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謚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皇甫謐撰

被衣

被衣者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

鍾惺曰理
更玄廓

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
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
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
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
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
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
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藂，螂
且甘帶，鴟鴞首鼠，四者孰知正味？猿徧狙以為雌，麋

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
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
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
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
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
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
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
端乎。

齧缺

齧缺者堯時人也。許由師事齧缺，堯問於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絀，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

以配天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何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許由

許由字子真，河內陽武人。少時，堯徵召爲尚書，由聞之，棄去，終身不仕。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

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蓄。缺。過。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於是道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

陳仁錫曰：足令處士

寒心

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派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

孫鑛曰。此亦自了漢矣。前論頗高遠。

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惠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子州支父

其弘基曰
可運天
命一身之
命

子州支父者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
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
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舜又讓之亦對之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
暇治天下也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
父年八十餘而擊壤于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

唐順之曰
大德不德

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何德於我哉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也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
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
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于

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滅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也。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

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按貧士贊曰：「札也行國，公溝中達，食薪力負，冬裘夏披，黃金可拾，素操豈移，秘名勿示，佇覽莫追。」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

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其
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
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
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為不受而別
莫知其誰員至吳為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
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

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
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
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下為五霸之長

弦高

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為秦晉所逼乃隱
不仕為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
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祀于等
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

鍾惺曰此高士之有益人國者

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反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為備。祀于亡奔齊，孟明等逐至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於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商容

不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老子李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為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為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為老子。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史拾遺 高士傳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朽之人邪？吾是以不釋于老聃之言。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著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

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感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按貧士傳贊曰：老萊鴻翼蒙中，耕處草木，遵遊水菽，啜艾綠閨，陳謨朱方，偕底績毛，食粒感容，宣父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德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畱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

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泚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啓期

按貧士傳
云孔子聞
其語為之
三日悲焉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
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
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
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
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
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
終何不樂也

按貧士傳贊云啓期至素拒外抱中以教舒詠因

服表裘志揚舜絃詞慨尼聰三樂勿讓一丘固窮

荷蕢 言載論語

長沮桀溺 言載論語

石門守 言載論語

荷蓀丈人 言載論語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
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

適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曲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

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菽。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妻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為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妻戴緇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俗傳以為仙云。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緼袍無

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

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

鍾惺曰。二人摹寫水炭如畫。

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愿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而有慙色，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按貧士傳曰：仲尼三弟子，蓋顏回、曾參、原憲也。贊曰：素王樂天水，飲跖飯，道鑄三賢器，同一範，乃回

幾化，乃參聞貫，彼不受命，曷知貧憲。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為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從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

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愕然慙俯而不对。有間，丈人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陋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

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為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老商氏

史記遺傳 卷之九 高士傳 十九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靳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

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老商如一引吾並席而坐。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洽時，履虛乘風，其可得乎。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為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

湯顯祖曰
列子之妻
果鄙至矣
視老萊陸
通之妻不
翅凡仙也

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按貪士傳贊云：鄭圃列子，壺丘是依，刑名山霖清謚。如飢彼以人饋，我以身辭，永言窮巷，世仰冲虛。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于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畱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

史抄選附
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按貧士傳贊曰：莊生知樂漆園曠逸，郊犧不為塗龜自厄，假粟監河，諺金三百，達言罕譬，秩有倫脊。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

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為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居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執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

史拾遺 高士傳 十一
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脩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為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穀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

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

鍾惺曰魏
又好學高
于列侯。現
此言悟微
所得非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十一
欲以為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及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曲。

王斗

王斗者，齊人也。脩道不仕，與顏斶。莊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為

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蠶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蠶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顏觸

顏觸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

千鎰。繇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繼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按貧士傳贊曰：觸居側也，明擢齊宣侯師，雖顯山王弗完。至道一陳，鄙邑言還，貞璞無顏，君子誦焉。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

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彌、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飢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履，妻擘鱸以易

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項襄王時，屈原為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為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混濁，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飲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為？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

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安期生

安期生者，琅琊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馮赤王烏為報，畱書與始皇曰：後幾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河上丈人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脩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為道家之宗焉

樂臣公

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毅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靜不仕及趙為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

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蓋公

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初齊人爭往於世主唯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為齊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為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

參入相漢導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為參師然未嘗仕以壽終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脩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

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

黃石公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良易姓為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遇未謁黃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詐愕然欲毆之為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目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

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為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良旦視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目諱習以說他人。皆不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

三年從高祖退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魯二徵士

魯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繇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通不

吳弘基曰。
二徵士者。
札樂有本。
領端莫是。
以遺說也。

敢致而去。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王生

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爲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爲帝，是謂景帝。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庭中，立。王生鞮解，顧謂釋之爲我結。

鞭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繫鞭乎？」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繫鞭，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脩德，隱於所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

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其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繇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悵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為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

悔恡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阡阡人立祠號曰阡居士世奉祀之不絕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修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脩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
進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
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為高愈
日損退為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
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
仕道家宗焉

宋勝之

宋勝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于

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
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
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
從兄褒為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
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
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
太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脩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按貧士傳贊曰。仲蔚削智。繕世自陶。玄珠則保。浮名弗饗。采椽唯何。惟蓬與蒿。獨彼劉魏。雅素締交。

嚴尊

嚴尊字若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于城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楊雄

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為益州牧。喜曰。吾得若平為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冲者。問若平曰。君何以不仕。若平曰。無以自祭。冲為若平具車馬衣糧。若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儻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若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令我以下為柴。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

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
冲大慙。若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
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脩道。不
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
為太子師。友祭酒。恥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
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歛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

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
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
衆莫知其誰也。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
請。王莽末。隱於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
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脩道山
居。執操不回。囂以道術深遠。使人賫璧帛。卑辭厚禮。

聘順欲以為師。順因使謝翥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翥聞矍然，不致強屈。其後翥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楊雄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真，耕于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

吳弘基曰：人品高下，楊雄悉之。而劇秦美新，獨不一念已行乎。

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閉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按貧士傳贊曰向子委順榛莽屏居食淡每匱受鬻反餘潛玩微象暢契玄知緣海携友名嶽偕歸

閔貢

閔貢字仲封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封食無菜遺以生蒜仲封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根曰以仲封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恠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封豈以口腹

史記遺傳 高士傳 三十一
累安邑。邠遂去客沛。以壽終。

按貧士傳贊曰。清矣。仲對廉節。與推友饋。勿嘗公。聘再辭。皤顛在旅。鮮食莫需。潔躬從沛。卒老於斯。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立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闕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姓名。隱迹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

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
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
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
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
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
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
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臥所撫其
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

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
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莫
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除
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
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持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牛宰

牛宰字君直世祖為布衣時與宰交游嘗夜共講說
讖言云劉秀當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

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
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
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
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披髮
稱疾。不答詔命。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
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通友不肯見。而

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為致
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
納。論者高之。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
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
舍。鴻乃尋訪燒者。問其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
為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

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竝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隗。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顧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

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咏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連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臯伯通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

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

按貧士傳贊曰。伯鸞清白。幼遭屯極。惟皇作合。彼美令德。力耕隱山。為春兵國。良彥偕心。烈士並域。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匡耀終身不仕焉。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不仕。隱武安山中。峰鑿穴而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棗栗為贄。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緜撫牧養。夕惕匪忒。反不苦耶。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遂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

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丘訢

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俗人為羣郡守始召見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

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新所用也。郡守異之遂不敢屈。

矯慎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純遠不及慎也。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棄虛入實。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

不觀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盛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狝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兔置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任棠

任棠字季卿。少有奇節。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為漢陽太守。到先就家。俟馬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盃。置戶。鼻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傲。參思其為意良久。曰。棠置一盃水者。欲諭太守清也。按一本薤者。欲諭太守整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諭太守開門。郵幼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贊恂

贊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溫敏。不恥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為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常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顏閔。學擬仲舒。

王世貞曰
恂之高不
在妻融一
節世以知
人誦之俗

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為國碩
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
顯于世以壽終三輔稱獎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
關西號為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真性恬
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
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

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
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
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
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
恬怡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
願聖明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
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
吾既不能遐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

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

也？老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後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于南州。桓

帝時汝南陳蕃為豫章太守因推薦穉於朝廷由是
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命公
薨輒身自赴弔太守黃瓊亦嘗辟穉至瓊薨歸葬江
夏穉既聞即負笈徒步豫章三千餘里至江夏瓊墓
前致酹而哭之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畱圉人也少為諸生質直不苟動必
依道同縣高倫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

馥閉門不與高蔡通桓帝即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
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久之
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等專朝禁錮善士謂之黨人
馥雖不交時官然聲名為節等所憚遂與汝南范滂
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為節所誣悉在黨中詔下却
縣各捕以為黨魁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己作空汙
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鬚變服
易形入林慮山中為治工客作形貌毀悴積傭三年

而無知者。後詔委放儉等省出。馥獨嘆曰：已為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貨作不歸家。人求不知處。其後人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止鄉太守濮陽潛，使人以車迎馥。自匿不肯，潛車三返，乃得馥。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為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

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于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太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沒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凡司徒辟大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按貧士傳贊曰：懿哉林宗，胥吏豈羈遐，追聖學言。

邁王畿。蛾習典學。獲麟授玉。奔喪歸處。歲器柩。遲。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緱氏女。王為父報讐。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王。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至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祭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之。蟠父母卒。哀毀思慕。不飲酒食。四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

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病。因以身託蟠。蟠即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于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符傳護送。蟠不肯。投傳于地。而去。事畢還家。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袁閔

袁閔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旦

暮於室中。向母禮拜。雖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肱習學五經。兼

明星煒。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敬重于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為掾。為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况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遂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于天下。年七十七卒于家。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
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虛館禮之其
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
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為太中大夫固辭
不就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
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常着布裙貉裘唯
祠先人乃著舊有單衣加首絮中遼東郡國圖形於
府殿號為賢者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
好學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
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
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脇不得已而詣進設
几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
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
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嘆曰性以潔
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淨體道而不憂彼棄
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為任徵君云

龐公

龐公者南都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
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
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

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鼃穴於深淵之下夕而
得所宿夫麴合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所宿
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
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
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
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
妻子登鹿門山日采藥不反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邽人也。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為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為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魏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怒益。搃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寔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為事。教授者滿于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為茂才。為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于家。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也。少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稱曰八龍。闔門悌睦。隱身脩學。動止合禮。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刺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

率學士惜之。誅靖者二十六人。頽陰令丘禎追號靖
四玄。行先生。頽川太守王懷亦謚曰昭定先生。

胡昭

胡昭字孔明。頽川人也。始避地冀州。不應袁紹之命。
武帝亦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
勉卒高尚。義不相屈。昭乃隱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
經籍自娛。至嘉平初年。八十九卒于家。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漢末。及親受
禪。嘗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
卧不設席。又無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汗。皆如泥滓。不
行入關。或數日一食。行不繇邪徑。目不與女子近。視
口未嘗言。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
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
後百餘歲卒。

史拾遺聞

孔林危述

明西陵

吳弘基集

沈一中訂

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為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與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曰。甲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

左傳書孔子壬戌歲夏四月巳丑卒杜預注歲四月無巳丑有乙丑

子乃生巳酉。非庚戌也。故劉氏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宅書生庚戌終壬戌七十三之說異。從公穀也。信五行書。固不若信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預長曆。魯襄公二十一年庚戌歲十一月無庚子。故孔氏家譜。祖庭廣記。俱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穀五行書俱差。不知又何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襄十月庚寅。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又不然。

提提不已所以為貪

何棠曰。則乘車我。黃筮之意。

哀公問於孔子。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噉噉。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噉噉誣也。故古調而後求勁馬。馬服而後求良馬。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過。孔子曰。吾有所耻。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耻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

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縣陳而取之。申叔時諫。楚莊王從之。還復陳。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此正月六章之詞也

攻攻致也
龐克實一
作擅寵義
味反淺

孔子讀詩於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自危。時不與善。已獨繇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過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非其人。如會鼙而鼓之。

夫處重擅龐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也。

子路初見孔子曰。女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哉。孔子曰。為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銜在馬不釋策。操弓不反。藥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

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厲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孔子謂宰予曰。遠山十里。聽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去山十里。猶聞其聲。似其鳴之不已也。言政事須慎聽之。然後行之也。

孔子使子貢久而不至。謂弟子占之。遇鼎。皆曰折足。

賜不來。顏淵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無足乘舟而子貢朝至。」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暈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齊陳恒弑其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

何崇曰：此語是短長家所祖。

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臣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而君削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

何棠曰。句
風雅自是
左氏筆。

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蔡。
蔡猶能衛其足。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
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
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請無瘠色。無揮
涕。無拊膺。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
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父氏
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為令德也。

不音寒

子貢問曰。昔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巳者
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也。
荆有飲非者。得寶劍於干。隊反。渡江中流。兩蛟俠繞
其船。飲非謂柁船者。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
嘗見也。於是飲非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也。
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奚有
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
聞之曰。夫善除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

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公賜之桃與黍。子先飯黍而後食桃。左右掩口而笑。公曰黍非飯也。以雪桃也。子曰丘知之。然黍者五穀之長。先王以為上。盛果蓀有六。桃為下。宗廟不以祭。丘聞之也。以賤雪貴。不聞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蓀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為妨義。故不敢。

孔子行。聞有哭聲。甚哀。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歿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簡於事君。失之二也。與交友厚。中而絕之。失之三也。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槨而死。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子曰。蚩尤。庶人之貧者。非天子也。

孔子讀易。帝編三絕。鐵。擗三折。漆書三滅。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彙。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遠其短。故能長久矣。

仲尼曰。吾聞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亦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持龜。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包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

孔子院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庭。仆於地。乃大

鯢大計切。
鮎也。

夷狄部落
曰酋長

鯢魚也。子曰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
來也。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及草木久者。皆神爲
妖怪。故謂之五首。五首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首者老
也。故物老皆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
孔子謂曾子曰。君子不以利害義則耻。安從生哉。官
怠於室。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怠惰。孝哀於妻子。察
此四者。慎終如始。

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
河洛事。北向孔。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孔子母顏氏徵在。游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已。已往
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
桑。首類尼丘山。故以爲名。

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霧
於空中。以沐徵在。先是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
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
王。出故蒼龍統室。五星降庭。徵在知其爲異。乃以繡

紱繫麟角而去。至敬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鉏
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夫子知命之終。乃抱而
解紱而涕泗焉。

仲尼牛脣。呼教陳機受度。又仲尼虎掌。是謂威射。胸
應。雉。是謂儀古。又仲尼龜脊。又孔子海口。言若含澤。
又失子輔喉。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闕。勇復孟諸。足蹠狄鬼。不以
力聞。

孔子將死。遺祕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
我堂。踞我牀。顛倒衣裳。至沙丘而亡。後始皇至魯觀
孔子宅。至沙丘而亡。

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誅之曰。旻天
不弔。不愆。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粢粢余在疚。
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孔子卒。受魯君璜玉。葬郭之北。泗水爲之却流。
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付戶曹。孔訢修孔子車。身入

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得壁七枚。懷其
一。以六枚。白意。孔子授教堂下。牀頭懸一甕。召訢問。
訢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意發視之。中有素書曰。後
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筭。鍾。離。意。壁。
有。七。張。伯。懷。其。一。

